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能力,已经成为我们需要迫切回应的问题。研究矿泉水瓶发放之类的问题,虽然不像大数据分析苏轼一样“文采风流”,却因其“接地气”而显得弥足珍贵,并且可以有效规避大人们用力过猛的弊病,何乐而不为呢?

□胡欣红

小学生研究矿泉水瓶发放更接地气

前不久,清华附小大数据分析苏轼之事,一度引发舆论的持续热议。

在公众印象中,玩玩闹闹的小学生,能知道苏轼并且背得上几首他的诗词,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因此,对于大数据分析苏轼,无不为之感到震惊。面对“逆天”的孩子,很多人怀疑研究成果是否由父母、老师捉刀。

面对质疑,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回应该校从低年级就开始小课题研究,有着长时间的积累,是大家把这个问题想得太难了,家长帮助孩子找来工具,最后使用工具、分析得出结论的过程全在孩子。她还表示,这种教学改革也可以在师生生源水平较差的地区推广“复制”。学生有差异而不是有差距,关键在于老师的意识,要有一种推动学习方式转变的激情和使命。比如,换成农村的孩子就可以研究放牛与天气的关系,从生活中

问出“为什么”。

有关小学生大数据分析苏轼之事,许多细节固然存在商榷空间,但并不妨碍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一是这种创新不仅值得鼓励,而且符合教育发展的趋向;二是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最近,钱江晚报报道杭州一群小学生开展了一场有关矿泉水瓶发放的调查研究,堪称典范。

在杭州拱墅区第七届“运河文化节”上,由长阳小学师生完成的《矿泉水容量选择研究》让人惊叹:参加一场会议,会场上发的瓶装水,你会随手扔掉还是随身带走?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会忽略的“小事”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浪费。孩子们研究发现,如果不合理控制矿泉水容量,一场普通的会议就要浪费1.6万毫升矿泉水。

通过系列调查,长阳小学的孩子提出

按不同场合配置不同容量的矿泉水,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并且根据季节、会议时长,绘制了一张较为详尽的会议配水建议表:比如,时长1小时以内的会议,不提供水;时长1到2小时的会议,春夏秋冬三季,提供300到400毫升的小瓶矿泉水,冬季不提供水……这样的调查研究有主题、有行动、有建议、接地气,而且操作性、趣味性更强,更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极具推广借鉴价值,确实令人眼前为之一亮。

这种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并转化为活动主题,让学生从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及与大自然的接触中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并逐步提升对自然、社会和自我之内在联系的整体认识,培养其价值体认、责任担当、问题解决、创意物化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才是综

合实践活动的本来面目。

中国教育的优势在于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非常扎实,但学生的创新能力、责任意识、实践能力则明显是短板。清华附小的研究报告之所以能够引来一片赞誉,关键是孩子们的学习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一种拥抱现代文明、接纳现代科技,卸下标准答案的枷锁、向自由探索敞开的教育,理当成为我们整体教育水位抬升的标尺,也当成为学校教学改进乃至教育改革顶层设计层面可以参考的实例资源。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能力,已经成为我们需要迫切回应的问题。研究矿泉水瓶发放之类的问题,虽然不像大数据分析苏轼一样“文采风流”,却因其“接地气”而显得弥足珍贵,并且可以有效规避大人们用力过猛的弊病,何乐而不为呢?

公民发言

推荐

消除数字代沟是家长必修课

□何勇海

家长要尽快消除与孩子之间的“数字代沟”,只有消除了这个代沟,才能消除与孩子的心理隔阂甚至对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有知识、有能力的家长应加强学习,及时了解潮流文化,这样才有能力引导孩子安全健康地使用网络工具。

中国青少年宫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中心进行的《2016—2017中国儿童网络素养状况系列研究报告》发现,儿童数字化技能成长迅速,早早便超越父母,形成了所谓的“数字代沟”。报告显示,相较于儿童的媒介使用能力不断攀升,父母在媒介使用行为上存在停滞和固化现象。在上网知识方面,有43.6%的14岁儿童表示自己懂得多,63%的14岁儿童的爸妈表示孩子懂得多。在8种网络关键行为上,14岁儿童在与其父母的对比中,全面超越家长。(1月12日《中国教育报》)

这份报告揭示的是3—14岁中国儿童数字化成长的轨迹,报告将这个群体定义为“数字时代原住民”,并称“他们是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网游和直播包围下长大的‘滑一代’‘搜一代’‘游一代’‘微一代’和‘秀一代’”。不管有没有意识,我们与孩子之间存在的“数字代沟”,已经摆在了面前。

与孩子之间的“数字代沟”越来越大,其实是有较大的隐患的。一方面,这会加剧儿童的网络化生存风险。网络化生存、数字化社交,虽为当今孩子早早开启了跟世界交往的窗口,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增长知识、接触社会、丰富自我,但同时,网络色情、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等

不良乃至违法信息,也在他们目力所及的世界里涌动。儿童的网络安全意识普遍不高甚至是一片空白,极易受到网络攻击的伤害,又由于他们的自控力弱,也极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诱惑。

另一方面,“数字代沟”越来越大,不利于儿童充分利用数字机遇获得更大发展。面对孩子的网络化生存、数字化社交,一些家长基于自己啥都不懂而对孩子放任自流,另一些家长却基于同样的状况,视网络为洪水猛兽。这两种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家长要尽快消除与孩子之间的“数字代沟”,只有消除了这个代沟,才能消除与孩子的心理隔阂甚至对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有知识、有能力的家长应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上网技能,丰富网络化生存、数字化社交的知识储备,及时了解潮流文化,这样才有能力引导孩子安全健康地使用网络工具。即使没有能力直接抹平“数字代沟”,也要在消除“数字代沟”的外围发力,比如,及时了解孩子的“数字化轨迹”,及早培养孩子的网络安全意识,及早建立良好的网络生存习惯和规则,培养孩子树立分辨是非善恶美丑的意识,以及自我保护、约束、控制的能力。

与其被焦虑情绪困扰,不妨将其视为一个“叫醒”闹钟。

如何超越集体焦虑的迷思

第一批90后已经开始“油腻”了,第一批90后已经有人离婚了……一两年前,还到处都是90后青春无敌的帖子,转眼间,90后就忽然面临“中年危机”了。难怪有80后不乏失落地在帖子下留言:“已经没有人再讨论80后了吗?”

如果大家不是很健忘,也许应该还记得大约5年前,80后也曾集体“变老”:他们唱着“老男孩”,怀念记忆里穿着海魂衫凉鞋的夏天,追忆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

如今,这些曾经患过“初老症”的80后大多已成家立业,成为社会的中坚,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再过几年,等到00后走上社会舞台前沿,是否90后也会从“吃老”的队伍中消隐?可以想见,大抵会如此。

其实,80后、90后年轻人“吃老”也好,怀旧也罢,与其夸大所谓的“中年危机”,不如说更多的是青春期的焦虑。毕竟,20多岁的年纪正是风华正茂,每一个细胞里都律动着青春的活力。站在20岁的尾巴上与这段黄金般的日子挥手作别,心中难免有几分惆怅不舍。再加上“三十而立”的传统观念影响,家庭、事业的压力随之而来,巨大落差之下,有些焦虑情绪也在所难免。

从时代大背景来说,转型期社会的飞速变化发展也加剧了这种焦虑。如今的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前行,如同逆水行舟,容不下太多喘息的时间,危机感使得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在即将跨入30岁门槛、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当中,这些焦虑无疑会被放大。

移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的爆发也对这种焦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这种焦虑的情绪被市场捕捉到,消费焦虑便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链,阅读量动辄“10万+”的鸡汤在无节制地撩拨着年轻人的这类情绪时,也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而集体焦虑,也往往在这样的氛围中加速升级。

走出集体焦虑的迷思,需要来自社会的关注与关切,不断释放改革红利,给他们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重要还在年轻人自身,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视野开阔,才可对那些消费焦虑的矫揉造作免疫。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与其被焦虑情绪困扰,不妨将其视为一个“叫醒”闹钟:当它在你耳畔响起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一种烦恼,而是当作一种提醒,提醒你不要在这大好的时代、大好的年华睡过去,而是保持清醒,然后去努力做一些改变。(人民日报)

反向过年不仅“看上去很美”

□杨朝清

“反向过年”成本更低,能够让老人们实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反向过年”让老人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加深了他们对子女生存生态的理解;只有走进子女们的生活圈,老人们才会更加理解、体谅子女的“居大不易”。

从湖南浏阳来浙江宁波工作多年的徐先生和妻子今年想出了一招,把两家父母和孩子接到宁波来过年,不仅圆了从没坐过飞机的父母外出旅游的梦想,还省下了不少钱。“可以带他们去北仑看看海,逛逛天一广场、月湖……”徐先生和妻子开始憧憬起一家人在一起甜蜜的假期生活。(1月11日《宁波晚报》)

春节作为一个传统节日,承载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短期剧增的人流,让春运市场出现结构性的供求失衡;虽然“一票难求”得到了一些缓解,但购票依然并非易事。为了回家过年,一些人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交通成本。

“反向过年”成本更低,能够让老人们实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反向过年”让老人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加深了他们对子女生存生态的理解;只有走进子女们的生活圈,老人们才会更加理解、体谅子女的“居大不易”。

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曾用“液化”来说明社会流动,从坚固、沉重、形状明确的固体状态转化为流动、轻盈、千姿百态的液体状态。从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到人口大规模迁徙的都市社会,现代化浪

潮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这双“无形之手”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存生态。“反向过年”,说到底就是“流动”的产物。

作为一种或被动或主动的自我调试,“反向过年”是一些家庭对当下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只要合家团圆,哪里都是家”,急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也重塑和更新了价值认同。利用春节享受一段“慢生活”,和家人进行情感互动,只要家人“在一起”,在哪儿都是过年。

春节根植于农耕文明,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节日。不论是子女历经千辛万苦回到老家,还是老人们放下身段“反向过年”,都是为了增进代际沟通,让情感互动更有品质,让内心世界更加温暖、柔软。

在“常回家看看”难以梦想照进现实的格局下,一些家庭通过不走寻常路实现了团圆。那些为了更好生活用尽全力的人们,在春节找到了一个满足精神诉求与情感需要的契机。无论在哪儿过年,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幸福团圆的渴望与追寻。